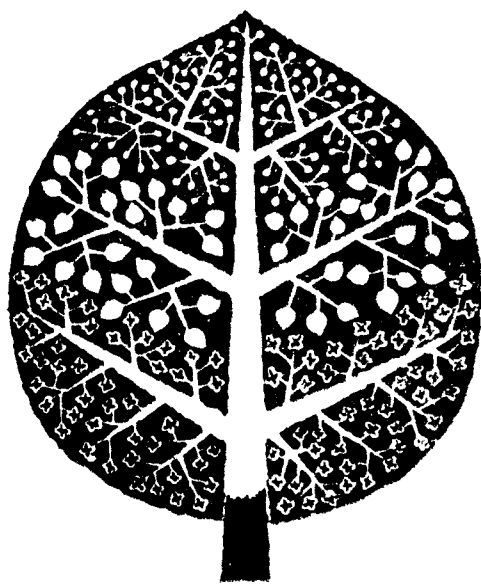


文 學 小 叢 刊

魚 兒 均

羅 淑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文學小叢刊第三集

魚兒均

羅淑

# 目 錄

撈糞草	一
轎夫	五
弄堂裏的叫賣聲	一
魚兒坳	三
賊	三四

## 撈糞草

一連出了兩天太陽，走起來幾乎扯脫鞋子的爛泥路收乾了水氣，軟綿綿的比沒落雨以前還要好走：一步一個淺足印，鞋子上不粘一絲泥土。孩子興高彩烈的要我帶她去田裏捉蚱蜢，說早上看見一個女孩，她拿根稻草栓了一串，還有野棗子也是想要的，並且硬拖上一個三歲的朋友。他們手攜着手，說說笑笑的在前面，我嫫姆一樣的，默默跟着這一對小朋友。

太陽漸漸往西偏，雀鳥盡向着林子飛，幾個大概是趕場的人回家吧，有的扁担上挑着包棉花的蒲包，有的提籃中裝着油鹽，看見這對小朋友，微笑了笑，依然走他

們的路。起先的蚱蜢，棗子想來都忘了，他們蹲在田塍上，只管採棉花，毛豆，芝蔴……  
一枝一朵的往衣袋裏塞。

不要緊，這點損失，辛苦的種田人或者還可以擔當得下。

「好了，衣袋裝滿了，回家去。」

一個回答我說他少摘一個棉花桃。等到棉花桃摘下來，那一個又說他差支毛豆，他們的帳算不清，我的命令終是沒効。我只好去看新漲了水的小溪。

溪裏浮着一隻木船，上面載了許多浮萍，整齊的堆成長方形。立在船頭上的人正在用兩隻竹竿在水裏打撈，他的舉動很靈活：竿一下去，手舉起來，就有兩掛又多又長的萍懸在上面，身子稍微一轉，萍又砌在堆上了。我心裏暗暗佩服他的本事。

「這拿作什麼？」我明知他不是爲要使溪水清潔才來撈萍的。

「肥料。」

「你們叫什麼，浮萍不是？」

「叫糞草，堆起來和些泥。和些土糞，就肥田葛。」他以為我不懂，說了之後，就要想笑，但又忍了下去。在他故意把臉朝左邊轉的當兒，我看見他的補了多次的汗衣背上又扯幾個窟窿，褲子也是破的。

「笑吧，若果你還有笑的氣力！」我心裏這樣想，但是笑容馬上不見了，他的嘴也閉着。看看他週圍的萍通通被他堆上了堆子去，他兩手把竹竿往河底一撐，船又浮在另一個萍多的地方。萍又少起來，船可滿得快要進水了。看他的意思好像想把溪裏的萍一齊打撈個乾淨。不過船太小，只好收了手。

「那就是我的家。」他在把船身掉轉的時候，手指着不遠的一間草房，這條水一直可通到他的門前。竹林底下有三五個小孩兒的影子，有一個影子比較長大，或許就是母親了。

「你有幾個孩子？」

「六個小人。」

六個小人，六個小人的口糧在那裏！

在拖着孩子回家的路上，耳朵裏還有「六個小人」的餘音。

## 轎夫

記得是在一個暑期裏，因爲一時的高興，答應了幾個住在遼遠的L縣的同學一同到她們的家鄉去過夏。只給家裏通了個信去，並不等候許可，就同着她們走了。起初的兩天是坐木船。可是在船上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瀟灑，平靜，因爲我們搭着的是一隻裝載菜油往下河去的貨船，篾篷終日給陽光炙得火燙，艙底的油蒸發着強烈的薰人的氣味，而且搭客太多，起居上也深感到不便當。於是在第二天的晚上，我們便商議改走山路，雖是多了一日的路程，免不了要受她們家庭的埋怨，但是有我這一個外客，凡事只往我身上推，不就什麼都乾淨了麼？等到早晨船靠



了一個市鎮的時候，我們就上岸去，在這裏僱了四乘涼轎。

沒有上轎以前，我們叮嚀轎夫說：「四乘轎子要接連一起走，不許隔得太遠，有趕不上的，走攏了不添酒錢。」

於是四乘轎子，八個轎夫，熱熱鬧鬧地拉了一長串，在滿是樹木的山道上蜿蜒地前進。

轎夫們全都很馴良，又因許了他們到家後多把小費，供給一餐飯食，所以他們就格外地慇懃。

我們一路上耽擱着，只要有好風景的地方，或者看見了一些不會見過的花木，總把轎子停了下來，逗留好些時候才肯再走。要是停轎的地方有人家，他們就趁着我們向鄉裏人買東西的時候，向人討碗涼水，幾口吞完之後，再打一個欠，坐在突出地面的大樹根上，石頭上，抽着旱烟低聲地閑話着。從那不善掩飾的目光裏，我猜想得到他們談話的主題是我們，可是我拿得定，那是不含着任何惡意的：我們沒有像

穿黃衣服的兵大爺，時刻用槍柄在他們乾柴似的骨架上敲打，也不像着長袍大褂的老爺們，慣於用口唾和足頭對付他們。

「我看那兩個轎夫的模樣有些特別。」

一次下轎來買甘蔗，我的一個朋友對我這樣說。隨着她的視線，我望了一下立在一棵龐大的古松底下的抬我那兩青年轎夫，他們正在對着一羣找野食的鷄拋石子。

「有什麼特別呢？」我問。

「你仔細看看，我也說不出他們的特別地方，總之，我覺得他們的確有點異樣就是了。」

我又仔細再看，這一次仍然沒有發現他所謂的特別的地方，只不過他們不像別的六個轎夫一樣打着赤膊，身上老是掛着一件給汗水灰塵糊緊了的襤褸的衣裳，除此，便是他們的眼睛比較其餘的要顯得溫和一點罷了。

「沒有什麼希奇，還不是一個樣子？」

我的朋友便不再說什麼。

我的轎子本來是在第三，漸漸地，第四乘衝上去了。我招呼我的轎夫說：

「快點呵，看看你們就要跟不上了，叫前面的等一等吧！」

「趕得上的，不要他們等！」他們似乎不願意輸氣。

話雖這樣說，他們的足步分毫沒有加快，而且不到多久，連前面的三乘轎子的影子都幾乎望不見了。我很着急，不斷地催促他們趕快走，可是無論怎麼樣，我總是和前面的人愈隔愈遠，終於他們在我的視線中不見了踪影！

太陽已經沈西，燦爛的彩霞失掉了鮮明的顏色，路上的行人也少了，這時起了一陣涼風，全山的樹木全都披頭散髮的抖擻着，似乎在歡迎臨近了的溫柔的夜。

我不住地叫苦，身上的汗直淌，心像要跳出腔子似的那末難過。我在轎裏蹬足

大聲地暍道！

「等到了店子再給你們算賬……叫你們睚他們等等，你們偏不叫……這樣配當轎夫嗎？壞東西，明天不要你們抬，我另自換人，呵！我另自換人！」

「啊啊！小姐，你生氣！老實的講我們跟得上他們男子漢麼？老天偏又不給我們這些人多生兩隻足……」前面的一個說。

「什麼？你們是女人？」我惶惑地問。

「不是女人是男人？」後面的一個咕嚕道。

我的一團怒氣完全給這幾句簡單的話語消除得一絲無存，我由不得隨口問了一句：

「爲什麼女人也要跑來抬轎子呢？」

「哈哈！哈哈！我的老天爺，爲什麼……」後面的一個大笑說。

「爲肚皮呵！小姐！」前面的一個接口道。

這句話一完，兩個人合攏又是幾聲哈哈。

這種笑，在她們也許是單純的，可是我覺得那裏面夾雜着諷刺，夾雜着血和淚，憤怒和呼號，它使我發起呆來，我木然地任她們把我抬着在蒼茫的暮色裏緩慢地走着。

## 弄堂裏的叫賣聲

風雨不改，每天總有許多賣零食的小販到弄堂裏來叫賣，如像瓜，糕餅，香豆，素火腿，酸梅湯之類的東西。每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特別聲調，有的聲音尖銳得震耳朵；有的又嫵，又長，又低，聽去好似一個人在說夢話，又好似烟癮沒有過足，提不起神，而又不得不啞幾聲的樣子。還有的叫裏帶着唱，很可以使一個初次聽見的人發笑。

最討厭的莫過於賣茯苓糕的人，不管你午後躺一躺或是夜裏正要入睡的時候，他總要用那淒厲的，哭一般的聲音把你驚醒，那時要是手中有東西，真說不定會向他扔去，但是，一想，算了罷，別人爲着要喫飯，拚着不結實的喉嚨在做廣告啦！

他們的聲音雖是不好聽，却有着無上的魔力，往往這些聲音一來，弄堂裏的孩子們就嘈雜起來：哭的哭，鬧的鬧，跑的跑，各人去向各人的母親要銅錢買，等到媽媽被纏得不開交了，於是，銅子飛進小販的袋裏，他的貨物的一部份移入小孩的手裏。交易成功；挑担的，拿木盤的，各自滿足地叫着走開了。

黃昏，太陽失掉了牠的威力。善於討好的涼風，把所有躲在屋裏的人們都歡迎了出來。過道成了會集所。到處有的是談話。

「我的大孩子昨天肚瀉了一次，今天還沒全好！」

「呵！……小三也有些發吐呢……」

「天氣太熱了，大人都喫不消，還說小人……」

是的，天氣過熱，容易使人發生病症，不過，那些叫賣的聲音過多了，作興還會使幾個作母親的人哭呢！

但是賣零食的若是不叫賣，或者他的孩子的母親又會哭了……

## 魚兒均

—

「怎麼得了呵，把這一點油水擠乾了？」

「你們有田有地的人都說這樣的話，我們還說什麼！」

「大家多是一樣的人，老實的講，有田有地？那個種田人靠地吃得飽飯！」

自從灶戶把要取消「敷水」的事傳出以後，所有丁廠的鹽販子盡都担着心，雖是只有極其微少的斤兩，可正是他們命脈所關呀！

於是在鹽灶房買鹽彼此碰頭的時候和坐在場上鹽攤子旁邊，鄉下買主還沒



有到來的時候，他們總認真的談着這件事。他們想好了一個主意，——這主意使他們把緊張的心情稍微和緩下來，請灶戶出來替他們向各鹽務機關說好話，能夠照原秤是頂好，不然也得捱過年關。

二爺心裏比他們明白些，就他作了五十幾年人的經驗，他曉得凡事一說上公事就不好辦了，什麼人敢同公事作對頭呢！他一面也希望，一面却不住的搖頭嘆氣，心裏好像吃了不消化的飯食那末樣橫梗梗的搪住塊東西，一天到晚打着呃，吸旱烟的次數也增加了。

魚兒坳一連三天起着北風。

北風仍然還在吹，天空是霧濛濛一片，看去比平常低。多年沒見過的這落雪以前的景象給魚兒坳帶來了一股活氣；大人們不時停下工作，高興的往天空張望，孩子們睜起黑大的圓眼珠，站在老年祖母的績麻蓆旁邊，或者母親的紡車旁邊，起勁的聽她們述說關於雪的許多事，大概在那小小的頭腦裏已經刻劃成功了一個白

雪的世界了吧？——他們臉上現着異常的笑容！

但是挨近中午的時候，風勢漸漸轉了頭，天色也變得清朗了，接着就是一絲絲軟弱無力的陽光寂寞地洒在清冷的田野上。

二爺悶悶的坐在門限上吸旱烟，眼睛半閉着。

長發從林裏砍了大細竹子，他打算削成篾絲修補晒蓆。「砰」的一聲他把竹子丟在二爺身邊：

「雪又落不下來囉！」

楞了他兒子一眼，二爺沒有作聲，口裏接連吐出幾口烟子，很有力。隔了好一陣子，他站起身說。

「去打聽看看！」

魚兒坳隔了不過兩里來路，恰巧給一皮梁子（小山嶺）隔斷了，於自然而然的劃分成兩個極其不相同的地方：住在魚兒坳的莊稼人終年綑着一張焦黃的

臉，不聲不響的生活着，在他們彼此間沒有連繫，沒有深厚的情誼，但也很少發生劇烈的鬥爭，似乎那一扇本來沒有作用的大門，蘊藏着無上的威力，它在他們中間設下牢不可破的限界，同時替他們掩蓋了各人一家的事，於是賸下的飄浮在四野的空氣就顯現出安靜的和平的色調，像一條躺在春光中的小溪，溪底雖然堆積着不少的泥污，沙石，和腐敗了的魚類的骨骸，表面上却永遠是又清潔又安祥的流着。至於丁廠，可就不同了！日夜不斷的車盤聲，滾子聲裏時常夾雜着人類的喧囂；由於太子樓上濃黑的煤烟的賜予，這裏的樹木多着一層黑霜，天空的顏色彷彿也給染得黯淡了。那些給粗劣的食物和煩重的工作磨折夠了的人（當然灶戶不在內）成天在同類中找尋使自己開心的機會，結果總不外相罵或毆打，這往往給了旁觀的人莫大的快樂。出事的這天，每家灶戶的大廚房裏充滿了品評談笑的鬧聲，如其大家認為莫有看得盡興，便有人出來轉彎抹角的慫恿當事者作再一次的表演，或者就在這次爭論當中產生下次的仇人。一個人忽然不見了，幾天之後，有人發現他的

頭給人割了拋在蘆葦裏，身子脹鼓鼓的浮在水塘上；不知是什麼原故，某家的男子，趁看黑夜，在女人背上縛塊石頭沉到大河裏去的這類子的事也是常有的。

魚兒均的人除了專爲看熱鬧，不大和丁廠有來往，有的，便是當山上割了茅草，田裏有大批蔬菜，場鎮上出脫不了的時候。

二爺以前也不輕易到丁廠，自從他死了妻的二年後有了賣鹽的職業，每十天總有七個日子要在這崎嶇的山路上艱難的來回奔走着。他現在不是一個僅有四畝地的沒出息的農夫，而是比較寬裕的一個鹽販子。

再三支持着一個老年人由於扒上山坡時取得來的難堪的疲勞，二爺終於越過梁子，站在下山凹的嘴子上微微喘息着。

一路來他沒有撞見半個人影，連丁廠這時也因為是在吃飯的時候，什麼都停止了。

小花不知什麼時候在身後悄悄的跟了來，看見牠的老主人停住足步，牠連躡

帶蹤的跑到山下一個棘籬笆旁邊，那裏正有幾條肥大的狗分成兩隊在打架，一見這外來的客人，牠們馬上合成一夥兒，向這孤伶者進攻。對於那巉巖的尖牙齒，那狂暴的吠聲，小花好像滿不在乎，牠昂起頭向空叫了幾聲，擺出接戰的姿勢，牠的從容不迫的態度使敵人後退下去，但牠不敢先動作，於是牠們又汹汹的直向牠撲過來，馬上小花的尾巴倒下來夾在後面，放下架子想逃走了。

看見自己的狗要逃了，恐怕牠吃了虧，二爺趕忙擲石頭，大聲叫喊：

「走開！——小花施——施！」

小花趁勢跑到主人身邊，搖了搖尾，蹲在地上，伸長舌頭舐身上的毛，眼神黯淡。二爺飛起一足頭，踢在牠的後腿上，小花巧妙地躲開了跟着而來的第二足，乞憐似的遙遙望着怒容滿面的主人。

「走呀！蠢東西！你打得過麼？」

主人叱着，又是一塊小石頭擲在小花身旁，看情形牠明白不得不走了，於是掉

過頭向山下的敵人吠了幾聲，惶惶跳下菀豆田，轉眼牠飛快的在回家的路上奔去了。

一回頭，望見遠遠的路上，二爺一怔。路通二里以外的大河，這時有無數的灣腰駝背的足夫時高時低朝山凹這邊走來，穿過只有骨架的小樹林，給靠山的房屋掩沒了。無疑的是洪興灶起炭；照例何先生不在灶房，他得去河邊上監秤，而且就連小徒弟們也通過去相幫，灶房裏現在找不着一個管事人。

「真湊巧呢！」

二爺沈吟着隨便移了兩步。展在他面前的盡是洪興灶一家的井口；從車盤上卸下來的瘠瘦的牛在槽上嚼乾草；蠅蚋之類的小蟲死釘在牠們的滿是創傷流膿帶血的背脊上，狠命地吸吮腐爛腥燥的肉血。一心正在吃食的牛這時似乎無心管到這小小的紛擾，只不時煽動着耳朵和尾子，一直等到被咬到痛的程度，牠們才蹬足蹄，使全身發生一個大震動，趕走飛蟲，得到片時安甯；但轉眼間，剛才走了的那

些蟲子的口吻又復聚集攏來，反而比先前還難忍了。

「真是活造罪呵！連我們莊稼人的畜牲都不如！」

二爺在地上拾起一條破竹桿，替一隻老牛趕蟲子。

「二爺！」

隨着聲音，二爺向山下招了招手。來的是老瓜，公認爲帶點傻氣的大孩子，新近才由趕車升爲筒匠的洪興灶的工人。身段不高，面黃肌瘦，一頭亂蓬蓬的硬髮，下面常年蓋一張十有八九是齷齪的猴兒似的臉。由於他的過於老實和離奇的相貌，於是老瓜這賜名代替了他的本名。

「老瓜哥——管事的有麼？」

「這個嗎？」老瓜舉起五個指頭，他們一向把管事何先生叫做老五的，「下河邊起炭去囉！」

老瓜應着已經走到車堂旁邊，身子向一個牛吃賸下來的亂草堆上一仰；一羣

正在找食的麻雀，哄的一聲駭得四散飛了。

「瘟喪小崽崽！差點兒摔死你鹽鍋邊上烘乾下酒吃！」

老瓜笑罵着，忽然臉一沉，伸手往衣袋裏摸，還好塊半洋錢依然在，釘鑄鑄的，他敲着玩，樣子很得意。

「發財呢，你賭運好，贏了多少袁頭？」

「贏？十回賭，九回輸，光看看這個！」老瓜兩個指頭撚住身上那層釘了無數補釘的舊布衫微笑說。

二爺看他雖也罩着一件棉背心，但是薄而且硬板，那怕稀微的小風吹來，他也受不住似的，眯着眼，頸頸直縮到胸口。

「你——」

「聽我說！」陡的老瓜掙起來，伸出五指，坐着說：「這個才狠心呢！向他支錢就像要奶吃，今早上說了一大蘿兜好話，才答應再支一月工錢！嘿！你想！一塊半錢，贖出



衣裳就沒有本錢，撈稍有本錢，就還不成王家厰店子秋姑兒的酒賬！」

又是一個微笑，但馬上他放低了聲音，手掩住口，在二爺耳邊悄聲說：

「這幾天，我天天有酒吃，秋姑兒才叫賣不倒我的錢。」他指着槽上的牛，「還不是沾牠們的光，嘿！」

「呵喲！非怪丁廠的牛冬天時常害瘟症，原來你幾公子偷人家的燒酒吃了，你是好的！」

「天理良心！頂多我只吃一半！別人家吃光哩！」

天天吃鹹泡菜下飯，眼望着香氣撲撲的燒酒，又沒有管事人在旁監視而能賸下一半來喂牛的，在老瓜看來確實要有良心的人才做得到——老實說，就只有他老瓜才做得到，所以在縐着鼻重重的「哼」了一聲之後，一種自傲的神色勃然顯露在他臉上，他撮着嘴唇，眼望着笑容滿面的二爺，等待他的稱譽。

「不多心，老瓜哥！你好倒是個好人，可是像這樣老是手癢口癢的也不大如法！」

哪個「孤碌子」成了家！喂，對麼？你們年青小伙子家，先抓住幾文再耍也不遲呀！這出乎意料以外的答覆，把老瓜怔住了。他從來沒聽見有人對他說這樣的話，他很明白這些話是善意的責難，而且這時二爺模樣怪親切——這種親切給老瓜透進了一個莫明其妙的特別味道，他伸手努力抓頭髮，不知道怎麼好，但他終於覺得說比不說好過些。

「二爺！我就是這點兒不好！餓肚子，打光身都不在乎，就只有這雙手媽媽生得不好！把錢翻回來真賭咒不賭囉！」

「嗯！賭咒不賭囉，你老瓜？」

在老瓜和二爺背後走來了火生，他兩手捏住老瓜肩頭不停的搖，臉向着二爺說：

「二爺，像老瓜那樣子的手藝也配賭錢？真是勸他早早收手，不要耗子鑽牛角！譬如說，有錢的話留到過年吃香東西不好麼？」

其實這火生自來和老瓜賭慣了的，說錢也贏得不少了，今天打聽得老瓜支了工錢，拿定主意想透弄幾個，不妨剛走到老瓜旁邊就聽見他說的最後那一句話，由不得一怔，因此用反激的方法，來激動他。果然，他的話發生了效力，老瓜受了侮辱似的，紅着臉，大聲說：

「呵！我不配賭錢？我欠了你錢來？說着耗子鑽牛角，你在咒人家麼？偏生我不相信！來賭一個你輸我贏！」

老瓜一手抓緊火生，立起來就走。火生一掌掀開，正經地說：

「你不怕老五又來嚙嚇麼？我是不歡喜聽的呀！要來，等打完了水再來！」

「也行！王家麼店子等你！」

看了這一雙小伙子，二爺暗自心灰，幸喜長發不像他們這樣兒，雖是家運欠亨，有個好兒子也倒罷了！人是活寶，錢財是死寶，有了人還愁找不起錢麼！

這想頭一點火星似的，濺在他的給憂慮煎熬得枯焦了的心上，漸漸炎炙起來，

熱力傳遍全身；他的眼前不似初來時的黯淡，他的身體也重新恢復到少年時期的輕飄，他忘記了那些釘在他心上已經着了銹的釘子，這點火焰把他推進着，他於是不自主地含着微笑，乘着凜烈的湖風直向前面，朝着他的家的方向走去。

## 二

這日是邱家沱的場期。

東方天角上慢慢地裂開魚肚白的睡眼，悄然無聲的瞅着還躺在陰暗中的魚兒，然後又才漸漸地透過黃土牆上的牛肋巴窗，瞅着裏面正睡得安然的人們。在雞埕裏的雄鷄有意似的煩燥地鬧嚷着，於是睡在稻草鋪上的人終於不得不從睡夢中醒過來。

靠山一座草房的右邊簷下的板門，忽然打開了，跟着又掩上。二爺跛着兩片鞋，滴答滴答的順着台階向打麥場走去，腰間的藍布寬帶還沒有紮好！

場是一塊寬闊的長方形，斑剝的三合土上隨處有着大小不等的凹坑。這場本來是爲着晒穀用的，可是三四年來卻是要在晒四畝山地的麥以及一些雜糧時才用到牠了。但在牠邊緣上的十多棵橘子樹，雖是蒼老一點，却總是到了冬季就格外繁茂，這時又正是橘子紅的時節！

空氣很冷。迎面撲來的是草木糞土的混合氣味，內中特別夾雜一點橘香。二爺深深嗅着，似乎忘記了剛才從床上帶來的疲倦，四體輕飄飄的，他感到少有的舒適。天色大亮了，可是陰沈得很，好像是個落雨天。一片凝滯的白霧，和屋頂上冒出來的炊烟攪在一起，愈結愈厚，不到多時，整個魚兒坳全顯得模糊恹恹了。

二爺吁了口氣，他老不歡喜這樣的天氣，下雨路滑不容易上山坡，而對於他的生意上更是大損失！鄉下人在天晴買鹽也就想出一半錢買多半的貨，遇到雨天，便藉口鹽濕格外多爭幾兩秤……要是敷水保得住也罷了，可是……

他緊縐着眉頭，那個趕不去的陰影這時更有力地壓住他的心，他的頭重沈沈

地直想往下垂。

忽然，像嘲弄似的，接連兩滴露水從滿墜着紅橘的綠油油的葉叢裏落下來，冰冷地正巧打在頸脖子上，他起初一驚，跟即用袖子拭了去。

「今年果子真正不錯呢！」

他望着那許多嬌豔鮮紅的橘子，心裏有一絲兒喜悅，但一剎那間，似乎有一個聲音在他耳邊叫：「慢點歡喜呵！這東西已經不是你的！」馬上他記起了每年下鄉來收買果子的黑臉大漢，當他遞給他兩隻洋錢時說的幾句話：「哪！這算定錢，過兩天就來下貨！」而且從這一天起，爲要看守他的貨，他的一個伙計就借住在柴屋裏面，這時恐怕正打着鼾呢！

二爺失悔不應該爲四塊錢把上好的果子出脫了。但是，家裏只賸得一担多山芋，裝麥子的簍也看見底，四個人，兩口豬，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季……土裏的麥苗才五寸長，菟豆胡豆也還不是不中用的癩芽！這些事又重新苦惱着他，經過好些時間，

但等到一個生着大眼睛的小圓臉忽然全現時，他的思緒便不再浮動，停止在這上面了。伴着這小圓臉而來的依然是那些紅橘：小圓臉討橘子吃，他的媽媽礙着看守人在跟前給他做臉色，他不懂，於是捱了兩下耳光。聽着哇哇的哭聲，是多叫人難受的事！

「那個小孩家不貪嘴！別的莫得吃，連幾棵橘子也都不能夠保守下來，」他嘆息着，心裏很是酸楚，怎麼也對不起孩子。

忽然他偷眼望了一下柴屋，那里靜悄悄的。神氣很堅決，手微微有些顫抖，他用力量攀下一個橘子頂多的大枝頭，還沒有下手摘，一個聽見聲從柴屋裏打出來，他的手就由不得一鬆，枝頭就又彈回去了；因為互相撞擊竟有兩個橘掉在地上，骨碌碌地滾下坎去了。

並沒有什麼人出來，輕微的風吹着地上的落葉發出沙沙沙的聲音，遠遠的田塍上有人互相打着招呼，跟着唧噥的閒話着，語調是悠然的。

由於羞愧變成的怒惱，使二爺又回復到青年時代的農夫的強硬，他覺得他喊出了這樣的話：

「哼！自家的東西吃不得麼？光明正大……退你兩元錢；不賣，就不賣！」話自然只有他自己才能聽見，但是他覺得出了點氣，輕鬆了許多，雖然手足都還沒有停止顫抖。

這時在他什麼都可以忍受，都不要緊，甚至於賣了的水田，抵押了的青杠坡，只有擺在眼前的這件事叫他吃不消。他覺得他和那個黑臉漢子並不是買賣交易，而直是近於打搶，睡在柴屋裏的人便是一個強盜。

他恨他，他想活生生咬他一口。

「飯好哪，爺爺！」

二爺沒有回答，只癩癩地拖着足步往屋裏面走去。嬌癩帶點奶氣的三兒的叫喊聲像尖刀似的軋得他的心痛。路過柴屋時，他惡狠狠的釘了眼睡在乾草口的果



子販，他討厭那粗重的鼾聲。但他終於沒有吐出一個字。他注意到他旁邊的一件東西。一具漆了七個「生」，十年前就做好了他的壽木，高高的支在三足架上，破衣蓋覆着。他慎重地揭開一角，裏面現出黑油油的一片光彩，光得有些發冷，他撫摩了一回之後，蓋好簑衣才走了開。

紅山芋和着粗麥粉煮成的早飯，已經滾熱地放在桌子上。小木盆溫水浸着一條烏黑的面布在地上冒熱氣，二姐從廚房裏出來，枯瘦的臉給亂蓬着的褐色頭髮掩覆了額頭的一部，大袖挽到臂上。是一個廿多歲的女人，但在她身體上絕找不出青春的痕跡，只有相稱地長着雪白整齊的牙齒。她的身後跟着三兒，手裏捏着大把竹筷。一眼看見二爺蹲在地上洗臉，把竹筷撒在桌上，撲在他背上歡喜地說：

「爺爺！媽說張爺的牛死了，要給我買牛肉吃哩！」

「三兒亂說話哪，張爺聽見了會打你的小嘴！唔！駭怕嗎？」

「真的哩，爺爺！」二姐一股正經的說，前天禿子不是來討生薑，也說牛不好，要給牠洗口麼？過後到好了些，哪曉得昨天就不吃咯。等到上場去把牛，太醫找來的時候，牛已經暈了槽！我的天，你看牠橫熱得冒火，禿子在堰塘裏一連打濕了好幾條麻布口袋鋪在牠身上，一忽兒又熱了，一忽兒又熱了，盡是滾燙的，太醫放了兩針血，血呀，就像熱登了的桑果，烏黑的！太醫大模大樣的不開腔，搖搖頭，開張藥方，就走了。禿子自己說怕打救不起來，打算趁活的殺一刀，容易賣肉，不曉得昨天夜裏怎麼了……你說呵，爺爺！畜牲病了也跟人一樣，看牠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氣，兩個眼珠子鼓挺爆漲的死釘住人，才不曉得人也救不了牠！」

「哎喲，真是！你這人，我說你葡萄話，一抓一抓的！」

吃完飯，坐在矮凳上釘鋤把的長發聽見二姐十分上勁的說了一大攤子話，登時做出十二分的不耐煩。受了這不提防的抱怨，二姐臉紅了，可是當着公公的面前，便只好把一肚子氣嚥到肚裏去。但總不免有些羞愧，同時又有點慌張。她大口吞食

着飯，不時偷眼瞅瞅二爺的沈得使人發悶的臉色。但馬上她省悟了，她是又想起了欠禿子的空飯債。

「長發！禿子這幾天沒向你提說什麼？」

「嗨！有個不提說的眼見他的牛死了，只得拿出錢來買，不來逼你和我他逼哪個！」

「今年這個年呀……比上刀尖難！」二爺無可奈何地嘆口氣訴苦道。

「我看還是找何先生多賒一兩包鹽，過了年又來填上去？」

過了一陣，二爺才茫然地望着長發回答道：

「哼！好話呵！以前賒的三包鹽賬沒填上去，想他再賒給你？拖過年賬還怕要費氣力哩……又要取消敷水，說得脫還好，喊聲不行，哪個貼本做買賣！」

長發漸漸低下頭，兩眼釘在地上。

屋裏沒有一個人再說話，從門上射進來的慘白陽光，孤零零地照耀着每個人的臉，可是沒有人注意到牠。在這幾個人都沈在深思裏，在他們的眼前現着不相同的幻象。雖說不同，但是大家看見的都是一片陰暗和灰黑，……

## 賊

橐橐橐……

一陣皮鞋聲沈重而緊急的從走廊的一端響過來，地板起了震戰，草地上——羣麻雀給驚動了，轟的一聲四散飛開。

劉先生的眼臉懶拖拖的往下垂，但他並沒有睡意，他的兩頰緋紅，也不是受了春的煊染，他被一個意念鈎攪得激動了。

凝着神，正在用他那筆純熟的楷書恭寫一封公文，猛不防箋紙在筆尖下繃跳起來。

「呵，呵！——」邊喊邊把筆鋒斂住，可是一條黑蠶無端飛來，輕盈的偃臥在字行裏閃灼有光。他繃緊眉頭，帶怒的把筆一擱，就伸手去擰八字鬚。倘若來的是校工，他預備重重的斥責一番。但另一個絞腦的念頭攔阻了他這一條思路。他低着頭往地上看，白木地板今天拖得特別清潔，正因牠清潔於是每條裂縫都顯得更寬闊而且木質也似乎特別的澆薄些，底下起着龜裂的田歷歷可見，這裏在不久以前還是禾田，而牠正出身在這田的塍上；又像在暴露什麼給什麼人看……

「人總得講點良心，唉——」

對包工頭常說的一句話這時又幾於衝口而出。往常說時是給對方面以警省，今天却帶着不少恨意。自從這一所建築完成以後他不知受了上峯多少次數意外的貶責，致使他在寫這一封請建小廚房的呈文時，雖然把握是有的，但也免不了要心裏捏把汗。實在他得的好處並不多，誰叫包工頭那末黑心腸的……看呀，多醜，這地板……那裂縫，那薄木，好……他恨不得把包工頭的肉撕下來一條條的填上

去……

陽光照在抹擦得纖塵不染的玻璃上，一個大蒼繩使勁的在那裏飛撲，打轉，樣子有點蠻橫。他想找一個可以撲滅牠的東西，正在這時足步聲停在他門口，同時門上響了兩下。

「進來！」

「報告事務長，人帶來了。」

衣穿制服的校警足跟並足跟，手舉在帽沿上，嚴肅的筆立着等候回答。

他有些茫然，然而院子裏起了一片小孩們的哭叫聲：他把在學生宿舍裏捉住一個賊的這回事忘記了。

「看呵，捉賊來啦，賊來啦……」

且不回答。把眼光在校警身後瞟。

院裏小孩越吼叫得利害了，他命令的說：

面前：

「你去叫他們不准吵！」立時幾件花綠綠的華貴衣衫花蝴蝶似的飛奔到他

「劉先生，我們來看賊呀！」

他走到門邊，滿臉堆着笑，兩隻大手掌一隻撫着一個小黑頭，語氣改得異常柔和地說：

「請你們小聲些好嗎？你們立在欄杆上看我審賊好嗎？」他回過頭吩咐校警：

「請王祕書，請李先生來。犯人已經帶來了。」

賊，一個二十上下的青年人。長頭髮亂蓬蓬的覆蓋了他低垂着的前額，看不出臉貌，衣裳上沾滿黃土，兩手被反縛着，脚指的一個似乎跌破了在淌血。

「呀，你看他的脚指拇怎會有血呢？」一個較小的女孩悄聲驚恐地說。

「誰叫他不穿鞋子的，光脚板走路，玻璃片要割脚，還有刺，還有……」一個像姐姐的女孩回答。



「我說他一點兒也不像賊，他像担水的老陳。」

「賊還不是和我們一個樣子，就只教育不好，所以……」劉先生說：

賊猛然抬起頭，眼睛背裂着蘊滿了怒光。幾個小孩駭得往後退，劉先生也吃了一驚。他注意到賊的手，在他背後微動，麻繩纏繞得太緊，深深的陷進肉裏，但他一用力，不難把繩掙斷的，他提防着他輕微的舉動，大聲的連連呼喚校警。

「你老人放心，我不會跑掉的，」賊人說着，惡意的一笑，又把頭低垂下去。

劉先生像受了極大的侮辱。看那神氣——什麼不放在眼裏，胆子壯呢，簡直是一個慣賊……他用鼻子哼了一聲。

「你想跑，哼！做夢吧！」

賊也照樣報服一聲，輕蔑的瞟了他一眼，又把頭低垂下去。他的脚指仍在淌血，他移開一步，地板上就留下一小灘血跡。

牧牛童走短牆外邊經過，帶着穉氣的歌唱遙和着山頂打石頭的丁丁聲，野薔

徽被風吹散，飄落在走廊上：這不知和賊有着怎樣的關聯，他時常向外面浴在落日中的山峯瞠眼，他顯得很頹喪，不及先前那麼傲然了。

被請來的兩個先生同着劉先生並坐在寫字台前。劉先生面前攤着一疊紅行箋紙，筆已醮得飽滿了，室內被一種使人感到窒息的空氣籠罩着。

賊是面對門限跪着的，校警用膝頭輕輕在他背後腿灣上一靠，他就跪了下去。

「姓什麼？」

「陳。」

王祕書坐在正中，是他亮出白牙齒先發問。

右邊的劉先生看着賊遲疑不就下筆，王祕書明白了，馬上又問：「包東陳」還是「禾口程？」

「唔『包東陳』吧。」

「陳就陳，怎麼『吧』起來？」李先生不甘含默的搶着說，因他太用勁，水沫濺

到旁邊一個人的臉上。看見別人在懷裏掏出手帕，他的臉就發紅。雪白的綢手帕拂到他的眉際，他聞到一股奇異的芳香。

「這傢伙，多掙二十塊，怕不通花在香水上……」他想着。又聽見這一個又在問話了：

「住什麼地方？」

「東鄉。」

劉先生字寫得的確不錯，就只慢些。低頭看了手錶，針指在四點上，王祕書有點不耐煩，繃了下眉，輕輕的觸了一下左邊那個的膀子，瞧着手錶又努努嘴。

「我看，」李先生會意的提高聲音說：「我看這末問一句記一句是太費事，轉眼就要吃晚飯，時間來不及。不如叫他自己把他的經過和偷盜的動機詳細報告出來，劉先生記個大概就得了。」

「是，是。是該這末辦的。」劉先生不住地點頭，筆放下，預備聽賊自己說話。

「好哪，你把你的經過，動機，通通報告出來，第一要詳細。呵，說話說得慢一點。說呀！」

一大半話毫不相干的打賊的耳邊跑過，他只抓牢「報告」兩個字，報告，他懂得是叫他報告，可是報告什麼呢？

「非怪做賊，連這些粗淺的話都聽不明白……」

「難怪，」劉先生到底世故比兩個年青人多懂些。「他是鄉下人！好吧，我叫你：你把你從哪兒來哪兒去，爲什麼年紀青青不務正業，要走這偷盜的行徑說說，懂了沒有？」

賊稍爲遲疑，然後說：

「我姓陳，東鄉人，去年子到外邊當兵，當兵當了一年十個半月多幾天。害了一場寒熱病，辭退了出來，想回家百多里路走不動，在旅店困了三天，六角錢不夠，人家打我一頓，把我趕走……」

「那你就到這裏來偷盜？」

「偷盜！我本來不曉得這裏有個學堂……」

「那是誰叫你來的？——你講。」

賊不再說什麼，把頭低垂着，像竭力在躲避幾對鋒利的眼光。但這沈默加重了坐着的三個人的疑心。劉先生想起了校警來報告時曾經說早上九點鐘有人看見他在大廚房裏吃飯，不久就捉住他。本來偷一個電棒，一雙破皮鞋算不了重大案子，倘若有內應的話，那就……

劉先生在另外兩個的耳邊咕嚕了一陣，於是又問：

「你是幾點鐘來的？」

「八點。」

「什麼時候跑進宿舍去拿東西呢？」

「一點過鐘。」

「呵！你還看了鐘來的！」

三個人大聲笑了。賊的臉上淌出汗來。他忘記自己的雙手是被反剪地縛住了的，便伸手去揩，他的右臂一動，全個身子同時起了滑稽的搖動。別人更笑起來。他狼狽地嘆一口氣，衰弱地說：

「我哪裏看鐘，是人家對我說是一點過鐘。」

「誰？誰對你說？」

三對眼睛不約而同地交匯在一起。「看！」

賊又嘆口氣，做出一種決然的樣子，牙齒緊咬着嘴唇。他不管任何問話，總是不回答。

「不說是不行的呵！」

「非叫你說不可！」

劉先生在賊的屁股上踢了一腳，但還是逼不出話來。他把眼睛霎着，想出了一

個計策，便擰着八字鬚得意地問道：

「你今天還沒吃過東西嗎？」

賊被問得發怔。劉先生的似笑非笑的面孔就像在說：你不用再隱瞞了，我已經知道了一切。

「吃過早飯，」賊老實地說了出來。

「在什麼地方吃的？」

「……」

「呵，下廚房，」劉先生代他答道。

「那他有熟人在裏面！」李先生吃了一驚。

「呵，還待說。」

「你認識誰？」

「水夫老陳，」賊回答得很爽快。

「他是你什麼人？是他叫你來的？」

「是——是我同鄉。昨天在鎮上碰見他，我向他借錢，他說錢沒有，喊我來歇兩天脚，打主意送我回家鄉……才住了一夜又被人看見了，討嫌，喊我走……先生，我的脚破哪，哪裏走得動——」他想站起來，伸脚給人看。但立時被喝住，他又照樣跪着，「所以才拿了那雙皮鞋，一個電棒，說我是賊，做賊的人有個不拿別的，單拿人家電棒皮鞋麼？」

「也許那間房子只有這兩樣吧？」

劉先生站起來，驟急地問：「你偷的是哪間房間？」

「我哪裏曉得？」

另外的兩個頭立刻掉向着劉先生。劉先生似乎當心挨了一拳，便生起氣來，又用勁踢了賊一脚，罵道：「你不承認你是賊？賊證俱在，不是賊是什麼？」他轉頭吩咐校警：「去，去叫老陳來。」



賊着急起來，睜大眼睛哀求似地說：「先生，不關老陳的事呀。我今天就算碰在你們手上，打罰由你……不關老陳事。」

校警如飛地轉過走廊去。這個年青人的哀告給那漸遠的脚步聲踐踏得粉碎了。

他們叫他站起來。他的臉色變得更蒼白，身子顫抖着。他不時偏擺着頭，使頭髮披到一邊去，他的嘴唇接連動了幾次，好像有話想說，可是看見這裏那幾張表情冷酷的臉，他就失掉了開口的勇氣。

皮鞋端正的擺在地板上，其中一隻鞋裏面插着那雪亮的電筒。走廊上起了脚步聲，急促的，像人在放小跑。他抬起頭使勁地想把繩子掙斷。但是隨着一陣喘息，老陳已經撲了進來。

「害死人哪，你你……」

「老陳，老陳，我和你是鄉親呵！」

年青的賊嚷着。他又像是鬆了一口氣，淒苦地笑着，把眼睛向三個人瞟。

老陳在發怔，他的手上彷彿沾染了不少的油膩，兩隻手不停地在胸前抹擦。汗珠從他的額角上沁出來，有黃豆一般大。

「你認識他？」

「老陳認識我，我們是同鄉……」賊連忙回答說。

「沒人問你呵！」劉先生怒目望着賊喝道。他轉頭向水夫：「你講，老陳！」

「我認識他，我們是同鄉，同一個地方住。」老陳還不停地在用衣角擦手。

李先生帶點稗氣地觀察着這兩個人。忽然他起了一個奇怪的感覺，他看出來

面前那兩張面孔十分相像，他便悄聲在左右兩人的耳邊說了幾句話。

劉先生點點頭，把臉沈下來，說：

「奇怪，那麼湊巧，同姓又同鄉，又偏偏在鎮上遇着……」

「不止這樣呢，」王祕書說，「相貌也很相像。」

「呵，劉先生，」老陳口濺着吐沫說，「世上同姓，同地方，同住處的人不少呀，單是我們陳家村姓陳的，就有五十多家人……」

「那麼——」劉先生一笑，「你們真的是同鄉？」

「哪會不真呵，有一點虛假，我敢賭血淋淋的死咒。」

李先生忙和劉先生遞個眼色，劉先生於是說：

「我倒管不着你們是真是假，總之學校失落東西是實，你無緣無故把賊子招引進來行盜，你同他一樣的罪，懂得嗎？」

「我也不是存心來偷這一雙皮鞋這一支電筒的，只因脚破……」

「少說！」

「我問你，老陳，你該受怎樣的處罰？」

「求各位先生的恩典，我在這裏當了三年多的水夫，從來沒有過犯，哪曉得他起心不良，要來害我！下次——」

「下次怎麼？下次又叫人來偷學校吧？」

「劉先生，我不是存心來偷學校的呀……」

老陳忽然指手劃腳地罵起來：

「都是你不好，惹出來的事！還有你張膽的地方？叫你給我閉上嘴巴！」老陳的拳頭在賊面前搖擺，他的臉變得通紅，青筋在額角上鼓脹着。賊一步一步往後退，背抵着窗，在嘆氣。

劉先生揮手叫校警把兩人帶出門外去。

柚子的香味漸漸在房裏散佈，柚子核顆顆的落到地上。

李先生貪饞地剝食着，劉先生和王秘書頭碰頭的在商量。

「對，我看是個好計策，」王秘書把李先生也叫過來，三人於是大笑。

賊和老陳又被人帶進來。

「剛才我們商量好一陣，」劉先生嚴肅地對老陳說，「念你平時爲人還老實，不辭退你，不過我不相信他是初犯，說不定以前掉的鋪蓋都是他偷的，你去給我審問。」

老陳又在擦手，他的頭一直垂到胸口上。

「不願意嗎？」

「是——就去！」他畏縮的回答着，於是改變了臉孔表情轉身向賊：

「說呀，下賤種子，上一次偷鋪蓋的是不是你？」

賊只管搖頭，彷彿說一個字他也感到吃力。

「不說，你給我拿鞭子打。」

校警把一根皮鞭子遞給老陳。他不肯接，卻對那三個人哀告說：

「劉先生，我們是同鄉，你叫我怎麼打得下手？」

「隨你，打他哩還是顧飯碗？」

老陳略略遲疑，就兇惡地揚着皮鞭對賊吼起來：

「聽見嗎？飯碗！」

賊低着頭不回答。老陳變了臉色，他兩眼突出，牙齒咬得發響，舉起皮鞭，在賊的腿上一擱，同時他的兩腳忽的跳起來，好像這一鞭是打在他自己的腿上。他的眼角起了潮濕。然而他還是拿起鞭子想打第二下。他聽見一個非常熟習的在喉嚨上打轉的低聲：

「你認真要打我？」

「我怎麼不打你？你做賊，偷東西，你不替你爸爸老娘想，你老娘癱在床上幾個月了，你爸爸一月拿三元錢，你還來得這一下……」他意識到話太顯露，又恐怕惹起賊人的分辯，他把皮鞭揚起威脅地說：「不准開腔！多一句話多吃一下皮鞭。」

唰！唰！鞭子開始往賊的身上打下來。那個年青人一邊緊閉着嘴淌眼淚，一邊閃動身子在躲閃。皮鞭漸漸地紛亂起來。老陳把眼睛閉着，並不看他打的那個人，卻只

顧朝着一個地方下鞭子，不知道那個人已經閃開了。鞭子接連打在寫字枱上，他也不覺得。他好像發了瘋一般。

「住手！住手！」劉先生突然吆喝起來。

老陳吃了一驚，身子一動，偏到板壁邊靠着；他的手軟垂下來，鞭子「拍」的一聲落到地上。

「把你眼睛睜開，老陳，」李先生扁着嘴笑道。他笑這兩個愚蠢的鄉下人：「這是怎麼一回事，誰都明白，還瞞得住我？」

哇——一個淒厲而又兇猛的號聲從老陳的口裏冒出來，跟着他伏倒在寫字枱上，兩肩在聳動，拳頭在桌上擂打。

「打呀你，老……老陳！」賊十分驚惶，拿腳頭輕輕地踢他。

「什麼老陳，老陳！」

老陳昂着頭，紅起一雙眼睛，眼珠好像就要裂出來似的，淚還掛在臉上：「這一

羣豬，這一羣狗，狠心的賊子，聽見嗎？豬狗，我罵你們這一大夥子，我不怕你們。去帶我吃官司去。我甯肯受夾棍，我受不下你們這種苦刑罰……」他在腰間掏出一把小刀，要去給賊割繩子，他的手立刻被校警的兩隻手擒住了。

「你瘋了不是？」校警罵道。

老陳獠惡地一笑：

「我沒瘋，明明白白的心。」他又掉頭對賊說：「沒怕，毛娃子，同我一起吃官司去，那裏有房子住，有飯吃……」

他讓他們把他兩手也反剪地縛起來。



## 後記

這是世彌的第三創作集。散文三則：撈糞草，轎夫，弄堂裏的叫賣聲都是在作者生前發表了的；魚兒和賊兩篇小說則是尙待整理的遺作。這次爲了編這本集子，我讀過世彌遺留下來的全部稿件。在生人妻和地上的一角以外的成篇的作品都收在這裏面了。

魚兒和賊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故事，但顯然都是未完成的作品。前者好像還是一個長篇中的一段，和地上的一角，阿牛，井工三篇都有關聯，是同樣的背景和人物，而且這小說的第二節與地上的一角的第二節，連文句也是大同小異的。

這似乎需要着刪改，但是我珍視作者的原著，我覺得不妨讓這重複的處所保留着，使魚兒均一篇顯得較爲完整一點。這裏說較爲完整，讀者當然明白我的意思，我現在做的只是整理的工作，我不曾在世彌的遺稿上面添加什麼。作者的早逝的確是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倘使作者能夠在這世界多住十年，她一定會給我們留下幾部描寫四川鹽場生活的傑作。

最近在成都我看過世彌的墓地。一坯黃土，一塊石碑，一叢矮樹編的短籬，這裏埋葬了一個年青有爲的生命，也埋葬了友情，尊崇和許多朋友們的期望。我想起了四年前在上海西站分別時的情景，彷彿還是昨天的事，在悲痛的回憶的包圍中，我幾次暗暗地問自己：難道生命就是這麼脆弱，死的魔手隨意一動，便可以毀掉一切？

現在我應該說，死並沒有毀掉一切。生命也不是在一瞬間就可以滅亡的東西。如今我們談起世彌，還彷彿她就活在我們中間。她的名字和她的面影至今還牽繫着許多朋友的心。今天，在這窗外細雨如絲的春三月的寒夜，攤開她的遺稿，那些頗

爲潦草的字跡還訴說着一個善良仁愛的女性的心的跳動。甚至躺在最後的安息地裏，她還發出正義的喊聲，爲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呼籲。我們能說她已經死去了麼？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響長留，則她的生命就沒有滅亡，而且也永不會滅亡。

巴 金 一九四一年三月廿二日重慶

文 學 第 三 小 叢 刊  
魚 兒 均

★每冊定價國幣五角★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

初版

著 者

羅 淑

編 輯 者

巴 金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